五十一

北夢瑣言 孫光憲
杜陽雜編 蘇鶚
金華子雜編 劉崇遠
玉泉子眞錄
松窓雜記 杜荀鶴
南楚新聞 尉遲樞
中朝故事 尉遲偓

戎幕閒談　韋絢
商芸小說
封氏聞見記　封演
景龍文館記　武平一
鄴洛鼎峙記　闕
渤海行軍記　魯顏闕

北夢瑣言

唐　孫光憲

唐宣宗皇帝好儒雅每直殿學士從容未嘗不論前代興亾頗留心貢舉嘗於殿柱上自題曰鄉貢進士李某或宰臣出鎮賦詩以贈之詞皆清麗凡對宰臣言政事即終日忘倦洎僖宗皇帝好蹴球鬬鷄爲樂自以能於步打謂俳優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亦合得一狀元野猪對曰或遇堯舜禹湯作禮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帝笑而已原其所好優劣即聖

政可知也

太尉李德裕幼神俊憲宗賞之坐於膝上父吉甫每以敏辯誇於同列武相元衡召之謂曰吾子在家所嗜何書意探其志也德裕不應翌日元衡具告吉甫因戲曰公誠涉大痴耳吉甫歸以責之德裕曰武公身爲帝弼不問理國調陰陽而問所嗜書者成均禮部之職也其言不當所以不應吉甫復告元衡大慙由是振名

唐大中年兗州奏先差赴慶州行營押官鄭神佐陣沒其室女年二十四先亾父未行營已前許嫁右驍雄軍健李玄慶未受財禮阿鄭知父神佐陣沒遂與李玄慶休親截髮往慶州北懷安鎮收亾父遺骸到兗州瑕丘縣進賢鄉與亾母合塟訖便於塋內築廬以居識者曰女子適邊取父遺骸合塟烈而且孝誠可嘉也廬墓習於近俗國不能禁非也廣引禮經而證之

杜邠公悰司徒佑之孫父曰從郁歷遺補畿令悰尚憲宗岐陽公主累居大鎮復居廊廟無他才未嘗延

接寒素甘食窮位而已有朝士貽書于悰曰公以碩大敦龐之德生于文明之運矢厥謨猷出入隆顯極言讖之文多不錄時人號爲禿角犀凡菹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宜其責之嗚呼處高位而妨賢享厚祿以豐已無功於國無德於民富貴而終斯乂何人也子孫不享何莫由斯

唐文宗皇帝謂宰臣曰太宗得魏徵採拾闕遺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正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今授謩右補闕委舍人善爲之詞又問謩曰卿家有何圖書謩曰家書悉無唯有文貞笏在文宗令進來鄭覃在側曰在人不在笏文宗曰卿渾未曉但甘棠之義非要笏也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其畧云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不異道者孟子也捨是而子者必斥乎經史爲聖人之賊也云云文多不載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爲主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也其二請以韓文公愈配饗太學其畧曰臣聞

聖人之道不過乎求用用於生前則一時可知也用於死後則萬世可知也云云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子之道曠矣其幾於室授者唯韓愈焉蹴躡楊墨蹂踐釋老故得孔道炳然如日星焉吾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則典禮未爲備也

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少以貧窶修進常患口食不給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食爲寺僧所厭自此乃齋後扣鐘冀其晚至而不逮食也後入登台座連出大鎮拜荆南節度有詩題曾口寺云曾遇閙黎飯後鐘蓋爲此也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灌足徐相商致書規之鄒平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夏侯孜相國未偶伶俜風塵蹇驢無故墜井每及朝士之門舍逆旅之館多有齟齬時人號曰不利市秀才後登將相何先蹇而後通也

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因巡邊至資中郡舍於別史衙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是夜黃昏僧禮讚螺唄間作渤海命軍倭悉擒械之來晨笞背悉逐召

將吏而謂之曰僧徒禮念亦無罪過但以此寺十年
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我以是厭之其後土人皆髡
髮執兵號大髡小髡據此寺爲寨凌脅州將果叶渤
海之言

唐鄭愚尚書廣州人雄才奥學擢進士第歷清顯
聲稱烜然而性本好華以錦爲半臂崔魏公鉉鎮荆
南榮陽除廣南節制經過魏公以常禮延遇榮陽舉
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此日於客次換麻衣
先贊所業魏公覽其卷首尋已賞嘆至三四不覺曰

眞銷得錦半臂也

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江陵府東有別業良田美產
最號膏腴而積稻如坻皆爲滯穗大中初除廣州節
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貪泉之戒京兆從容
奏對曰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十堆固無所貪宣皇曰
此可謂之足穀翁也

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甚招物論嘗召同列餐
苦薑饌朝士有知其矯乃潛問小蒼頭曰僕射晨
餐何物蒼頭曰潑生吃了也朝中聞而哂之又鎮番

馮劾吳隱之爲人京國親知貧乏者贍俟濡救但書荔枝圖自作賦以遺之後薨於嶺表扶護靈櫬經渚宮家人鬻海珍珠翠于市時人譏之

唐荆州衣冠藪澤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解劉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爲破天荒爾來余知古關圖常修乃荆州之居人也率有高文連登上科

開卽衙前將校之子也及第歸鄉都押已下爲其張筵乃指盤上醬甌戲老校曰要校卒爲者其人以醋樽進之曰此亦校卒爲者也席人大噱

唐薛澄州昭緯卽保遜之子也恃才傲物亦有父風每入朝省弄笏而行傍若無人好唱浣溪紗詞知舉後有一門生辭歸鄉里臨岐獻規曰侍郎重德某乃受恩爾後不請弄笏與唱浣溪紗卽某幸甚時人謂之至言有小吏常學其行步揖遜薛公知之乃召謂曰試於庭前學得似則恕汝罪於是下簾擁姬妾而觀其舉動酷似笑而捨之路侍中巖在西蜀嘗夏日納涼於球場廳中使院小吏羅九皐中庭步履有似裴條中巖遥見促召衫帶遍視方

知其非因笞之

唐柳僕射仲賢鎮鄜城有一婢失意將婢於城都鬻之蓋巨源使君乃西川大校累典大郡宅在苦竹溪女僧具以柳婢言導蓋公欲之乃取歸其家女工之具悉隨之日夕賞其巧技或一日蓋公臨衙窺牕柳婢在侍通衢有鬻綾羅者從牕下過召之就宅蓋公於東縑內選擇邊幅舒卷襟之第其厚薄酬酢可否柳婢失色而仆似中風恙命扶之而去一無言語但令與還女僧家翌日而瘳詰其所苦青衣曰某雖賤人會爲柳家細婢死則死矣安能事賣絹牙郎乎蜀都聞之皆嗟嘆也清族之家率由禮則蓋公暴貴未知士風爲婢僕所譏宜矣哉

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由是四方效之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至是果驗也

王贊侍郎中朝名士有弘農楊蘧者會到嶺外見陽朔荔浦山水談不容口以階緣嘗得接琅琊從容不覺形於言曰侍郎會見陽朔荔浦山水平瑯邪曰某未會打人唇綻齒落安得而見因之大笑楊宰俄而

選求彼邑挚家南去亦州縣官中一高士也
沈詢侍郎清粹端美神仙中人也制除山北節旄京
城誦曹唐游仙詩云玉詔新除沈侍郎便分茅土領
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凰即風姿可
知也蔣凝侍郎亦有人物每到朝士家人以爲祥瑞
號水月觀音前代潘安仁衛叔寶何以加此唐朱朝
士中有人物者時號玉笋班
歸登尚書每浴必屏左右自於浴斛中坐移時或有
外窺者見一巨龜吹水也性甚嗜嘗爛一羊脾旋割
旋啜封其殘者一旦內子於封處割食八座不見元
封大怒其內由是沒身不食肉斯亦愈於和嶠之流
也
唐盧延讓業詩三十五舉方登一第卷中有狐衝官
道過狗觸店門開之句租庸張濬親見此事每稱賞
之又有饑貓臨鼠穴嚼犬舐魚砧之句爲成中令淌
見賞又有栗爆燒瓊破貓跳觸鼎翻爲王先主建所
賞盧謂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於貓見狗子
也人聞而笑之盧有詩云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

復入翰林閣筆而已同列戲之曰不同文賦易爲是者之乎竟以不稱職數日而罷

唐滎陽鄭準以文筆依荆州成中令常欲比肩陳玩自集其所作爲三卷號劉表軍書雖有胷襟而辭體不雅至祝朝貴書云中書令舍人日草麻通事舍人曰奏可又賀襄州趙令嗣襲其書云不沐浴佩玉而有祁兆不登山取符而無恤封是於慶賀中顯言其庶賤也鄰道之敬其若是乎應舉日詩卷題水牛曰護犢橫身立逢人揭尾跳朝士以爲大笑

唐金吾大將軍張直方西班倜儻勳臣也好接賓客歌妓絲竹甲於他族與裴相國休相對相國始麻衣就試執金慕其風采因裴造謁執金欵待異禮他日朝中盛稱裴秀才文藝朝賢訝之相國恐涉雜文不遑安處自是不敢更歷其門執金頻召不往或曰裴秀才方謀進取慮致物譽非是嫗蹇一日又詔傳語曰若不訪及即更奉薦裴益悚惕

唐天祐三年拾遺充吏館修撰崔瑑進狀以堂叔母在孟州濟源私莊抱疾加甚無兄弟奉養無強近告

投兼以年將七十地絕百里闕視藥膳不遑曉夕遂
乞假躬往侍疾勑肯俟允時人義之或曰避禍而享
義名亦智也

李罕之河陽人也少爲桑門無賴所至不容曾乞食
於滑州酸棗縣自旦至晡無與之者擲鉢于地毀僧
衣投河陽諸葛爽爲卒罕之即僧號便以爲名素多
力或與人相毆毆其左頰右頰流血爽尋署爲小校
每遣討賊無不擒之蒲絳之北有摩雲山設堡柵于
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時罕之下焉自此號李
摩雲累歷郡侯河南尹節晉公王鐸後爲諸道鄜綏時
南成涡之流也

唐乾符中荆州節度使晉公觀之問諸知星者吉凶
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晉公曰唯斗帝王之官宿唯木爲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
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爲災唯木當爲福耳或然
福於今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他日晉公屏左右
之時有術士邊岡洞曉天文精通曆數謂晉公曰唯
密問岡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木在斗中朱字也識

者言唐世嘗有緋衣之讖或言將來革運或姓裴或姓牛以爲裴字爲緋衣牛字着人卽朱也所以裴晉公度牛相國僧孺每罹此謗李衛公斥周秦行紀乃斯事也安知鍾於碭山之朱乎

鄴王羅紹威喜文學好儒士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弃自劈牋起草下筆成文又癖於七言詩江東有羅隱爲錢鏐客紹威申南阮之敬隱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集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多有諷誦

晉王之入魏博劉鄩先屯洹水寂若無人因令覘之云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步一計未可輕進更令審採果縛芻爲人插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故旗幟嬰城不息問城中羸老者曰軍去已二日矣果私趍黃澤欲寇太原以霖潦不克進其計謀如是

亂離以來官爵過濫封王作輔狗尾續貂天成初桂州節度觀察使馬爾卽湖南馬殷之弟本無功德品秩已高制詞云爾名尊四輔位冠三師旣非品秩升

遷難以井田增益此要語也議者以名器假人至此
賈誼所以長歎息也
太傅致仕趙光逢仕唐及梁甍於大成中文學德行
風神秀異號曰玉界尺敭歷臺省入翰林御史中丞
梁時同平章事時以兩登廊廟四退血園百行五常
不欺暗室縉紳仰之
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囊橐之資素
有貯積性好于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肯
甘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眞宰死有
天曹地府無爲老朽豈放爾邪爲縉紳之笑端

杜陽雜編卷上

唐　蘇鶚　撰

代宗廣德元年吐番犯便橋上幸陝王師不利常有紫氣如車蓋以迎焉及廻潼關上嘆曰河水洋洋送朕東去上至陝因望鐵牛蹶然謂左右曰朕年十五六宮中有尼號功德山言事往往神驗屢撫吾背曰天下有災遇牛方廻今見牛也朕將廻爾是夜夢黃衣童子歌於帳前曰中五之德方哉胡胡呼呼何柰何詰旦上具言其夢侍臣咸稱土德當王胡虜

破滅之兆也（黃衣土之色中五土之數裳者高盛之義也）是月副元帥郭子儀與大將李忠義渭北節度使王仲升克復京都吐蕃大潰上還宮闕圖功臣於凌煙閣上因謂子儀曰安祿山僭亂中原是卿再安皇祚昨朕蒙塵卿復戮力今日天下乃卿與我也雖圖券不足以褒元老因泣下霑衣子儀伏於上前嗚咽流涕曰老臣無復致命矣但慮衰耄不堪王事賴仗陛下宗廟社稷之靈以成徽績上因命御馬九花虬并紫玉鞭轡以賜子儀知九花之異固陳讓者久之上曰此馬高大（子儀身長八尺餘）九花虬即范陽節度李德山所貢額高九寸毛拳如麟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羣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故號為九花虬（亦有獅子驄皆其類）上東幸觀獵於田不覺日暮忽顧謂左右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里上遂令速鞭恐閼夜而九花虬緩緩然若行五里而已侍從奔驟無及者上以為超光趨影之匹也（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有八駿號超光趨影逐日者）自是益加鍾愛既復京師特賜子儀崇功臣也

上嘗幸興慶宮於復壁間得寶匣匣中獲玉鞭鞭末

有文曰軟玉鞭即天寶中異國所獻光可鑑物節文端妍雖藍田之美不能過也屈之則頭尾相就舒之則勁直如繩雖以斧鑕鍛斫終不傷缺上嘆爲異物遂命聯蟬繡爲囊碧玉絲爲鞘碧玉蠶絲即永泰元年東海彌羅國所貢云其國有桑枝幹盤屈覆地而生大者連延十數頃小者蔭百畝其上有蠶可長四寸其色金其絲碧亦謂之金蠶絲縱之一尺引之一丈撚而爲鞘表裏通瑩如貫其韌雖併十夫之力挽之不斷爲琴瑟絃則鬼神悲愁忭舞爲弩絃則箭出一千步爲弓絃則箭出五百步上令藏之於內府至朱泚犯禁闈其鞭不知所在故水部賈嵩員外所傳也

上寬厚之德出於天然爲兒時常爲玄宗器之每坐於玉案前熟視上貌謂武惠妃曰此兒甚有異相他日亦是吾家一有福天子也因命取上清珠以絳紗裹之繫於頸上上清珠即開元初罽賓國所貢罽賓國在西海其珠光明潔白可照一室視之則出僊人玉女雲鶴絳節之象搖動於其中及上即位寶庫中往往有神光異氣掌庫者具以事告上曰豈非上清珠耶遂

令出之絳紗猶在乃泫然流涕徧示近臣曰此我爲兒時明皇所賜也遂令貯之於翠玉函置之于卧內忽有水旱兵革之災上每虔祝之無不應驗

大曆中日林國獻靈光豆龍角釵其國在海東北四萬里國西南有怪石方數百里光明澄澈可鑑人五藏六腑亦謂之僊人鏡其國人有疾輒照其形遂知起於某藏腑即自採神艸餌之無不愈焉靈光豆大小類中國之菉豆其色殷紅而光芒長數尺本國人亦呼爲詰多珠和石上菖蒲葉煑之即大如鵞卵其中純紫秤之可重一觔上啗一丸香美無比而數日不復言飢渴龍角釵類玉而紺色上刻蛟龍之形精巧奇麗非人所製上因賜獨孤妃與上同遊龍舟池有紫雲自釵上而生俄頃滿于舟楫上命置之掌內以水噴之遂化爲二龍騰空東去

上崇奉釋氏每春百品香和銀粉以塗佛室遇新羅國獻五彩氍毹製度巧麗亦冠絕一時每方寸之內即有歌舞伎樂列國山川之象忽微風入室其上復有蜂蝶動搖鷰雀飛舞俯而視之莫辨眞假又獻萬

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於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萬佛山則彫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形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黍米者有如半菽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無不悉具而更鏤金玉水精爲幡盖流蘓菴羅薝蔔等樹搆百琁爲樓閣臺殿其狀雖微而勢若飛動又前有行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其中隱隱謂之梵音盖關戾在乎鐘也其山雖以萬佛爲名其數則不可勝紀上因置九光扇于巖巘間四月八日召兩衆僧徒入內道場禮萬佛山是時觀者歎非人工及覩九色光於殿中咸謂之佛光即九光扇也由是上令三藏僧不空念天竺密語千口而退傳之於僧惟籍

李輔國恣横無君上切齒久矣因寢夢登樓見高力士領兵數百鐵騎以戟刺輔國首流血灑地前後歌呼自北而去遣謁者問其故力士曰明皇之令也上覺亦不敢言輔國尋爲盜所殺上異之方以夢語於左右先是肅宗賜輔國香玉辟邪二各高一尺五寸

奇巧始非人間所有其玉之香可聞於數百步雖鏁之於金函石匱終不能掩其氣或以衣裾誤拂則芬馥經年縱澣濯數四亦不消歇輔國常置於座側一日方巾櫛而辟邪忽一大笑一悲號輔國驚愕失據而囅然者不已悲號者更涕泗交下輔國惡其怪碎之如粉以投厠中其後常聞寃痛之聲其輔國所居里巷酷裂彌月猶在蓋春之爲粉而愈香故也不周歲而輔國死焉初碎辟邪輔國嬖孥慕容宮人知異常物隱屑二合而魚朝恩不惡輔國之禍以錢三十萬買之及朝恩將伏誅其香化爲白蝶竟天而去當時議者以奇香異寶非人臣之所蓄也輔國家藏珍玩皆非人世所識夏則於堂中設迎涼之草其色類碧而榦似苦竹葉細如杉雖若乾枯未嘗彫落盛暑束之牕戶間而涼風自至鳳首木高一尺彫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列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隻黑焉涼草鳳木或出於薛王宅十洲記事火林有不焚之木殆非此類者耶

魚朝恩專權使氣公卿不敢仰視宰臣或決政事不預謀者則眦睚曰天下之事豈不由我乎於是上惡之而朝恩幼子曰令嵒年十四五始綠事於內殿上以朝恩故遂特賜綠焉未浹旬月同列黃門位居令嵒上者因敘立於殿前恐其後至遂爭路以進無何誤觸令嵒臂乃馳歸告朝恩以班次居下爲同列所欺朝恩怒翌日於上前奏曰臣幼男令嵒位處衆僚之下願陛下特賜金章以超其等（不由緋便求紫）上未及語而朝恩已令所司捧紫衣而至令嵒即謝於殿前上

雖知不可强謂朝恩曰卿兒着章服大宜稱也魚氏在朝動無畏憚他皆倣此其同列黃門尋遭斥逐於嶺表及朝恩被誅天下無不快焉

上纂業之始多以庶務託於鈞衡而元載專政益墮國典若非良金重寶趫趙左道則不得出入於朝庭及常袞爲相雖賄賂不行而介僻自專少於分別故升降多失其人或同列進擬稍繁則謂之沓伯由是京師語曰常無分別元好錢賢者愚而愚者賢時崔祐甫素公直與衆言曰朝庭上下相蒙善惡同致清

曹峻府爲鼠輩養資豈裨皇化耶由是益爲持權者所忌至建中初祐甫執政人心方有所歸元載末年造蕓輝堂於私第蕓輝香草名也出于闐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蕓輝堂焉而更構沉檀爲梁棟飾金銀爲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綃帳其屏風本陽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伎樂之形外以玳瑁水犀爲押又絡以眞珠瑟瑟精巧之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綃帳得於南海溪洞之酋帥卽絞綃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礙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於帝王之家蕓輝之前有池悉以文石砌其岸中有蘋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

得其實載龍髯紫拂色如欄椹可長三尺削水精爲柄刻紅玉爲環鈕或風雨晦冥臨流沾濕則光彩動搖奮然如怒置之於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爲聲雞犬牛馬無不驚逸若垂之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於空中則成瀑布三五尺未嘗輒斷燒鷰肉燻之則焞焞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不得已而遂進焉（載自云得於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瑤英攻詩書善歌舞僊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鷰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妾也後出爲薛氏之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爲姬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獸毛所爲也其色殷鮮光軟無比衣龍綃之衣一襲無一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公南與載友善故往往得見歌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築避風臺（王子年拾遺記趙飛鷰體輕恐暴風帝爲築臺焉）公南亦作長歌褒美其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

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英善爲巧媚載惡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遞相出入以搆賄賂號爲關節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爲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頷之天下賨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爲梯媒及載死瑤英自爲俚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自一婦人而致也（傳於進士賈逵）

德宗皇帝英明果斷無以比德每進用公卿大臣莫不出自宸衷若聞一善可錄未嘗不稱奬之百官對劔如稍稱旨無不擡眉聳聽朝退即輒書其姓名於座側或有奬用多所稱職故卿大夫已下謂上聖英睿每與宰臣從容詢訪時政往往呼其行第其尚賢進善皆此類也及上蒙塵幸奉天翰林學士姜公輔屢進嘉謀深叶上意初涇原兵亂長安公輔奏云朱泚甚有反狀不如早爲之所無令爲兒逆也上倉皇之狀不暇聽從（更云朱泚素鎮涇原頗得將士心今駕不然即斬之以絕後患）及聞改秀實之死上執公輔手曰姜公先見之明可謂神略矣盧杞朕擢自郡守坐於

廟堂自陳百口之說何獨悞我也 盧杞常言以百口保朱泚不反

將欲幸奉天自携火精劒出内殿因嘆曰千萬年社稷豈爲狗鼠所竊邪遂以劒斫檻上鐵殺猊應手而碎左右皆呼萬歲上曰若碎小寇如斬殺猊不足憂也及乘輿遇夜侍從皆見上使數尺光明即火精劒也建中二年大林國所貢云其國有山方數百里出神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爲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即自流溢鍊之爲劒必多靈異其劒之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磨之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上始於行在無藥餌以備將士金瘡時有裨將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以賞之其匣則火精劒匣也近臣諫曰陛下奈何以裨將金瘡而碎琥珀匣上曰今匈奴逆恣欲危社稷是軍中籍材用人之際而戰士有瘡如朕身之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令朕以人爲寶豈以劒匣爲寶也左右及中外聞者無不感悅初上欲西行有知星者奏上曰逢林即住上曰豈可令朕處林木間乎姜公輔曰不然但以地名亦應也及奉天尉賈隱林謁上於行在上觀隱林

氣宇雄俊兼是忠烈之家而名叶知星者語隱林卽賈循之上因延於臥內以採籌略之深淺隱林於御猶子也天寶末榻前以手板畫地陳攻守之策上甚異之隱林因奏曰臣昨夜夢日墜地臣以頭戴日上天上曰日卽朕也此來事莫非前定遂拜爲侍御史斜劾行在尋遷左常侍後駕遷幸梁州而隱林卒

二年夏五月京師副元帥李晟收復官闕朱泚走涇原而兵士纔餘數百人昏忽迷路不辨南北因問路於田父田父對曰豈非朱大尉邪僞宰相源休止之曰漢皇帝泚僞號漢田父曰天不長兇地不生惡蛇不爲龍鼠不爲虎天網恢恢去將何適泚怒將殺之忽亡其所在及去涇州百餘里泚忽馬上叩頭稱乞命而手足紛紜若有拒捍因之墜馬良久復蘇左右扶上馬問其故泚曰見段司農劉海賓杖戈執戟與朕相敵不堪其苦也時將士聞者益懷異意翌日達涇州僞節度使田希鑒閉門不納遂至寧州彭原縣爲心腹衛士韓旻薛綸朱維孝等逼而墜穽將殺之泚謂旻曰汝等朕所鍾愛今將敗績可忍共殺邪旻曰誠

爲陛下腹心失則不可共爲塗炭今借陛下之首以取富貴也言未終泚首已斷泚始亂長安源休姚令言等廣陳圖讖以堅泚意及爲僞宰相日益自負休乃收圖書貯倉廩作蕭何事業或聞王師不利而喜色出面謂令言曰天下將定吾等之功豈後於蕭何矣令言曰漢皇未弱於劉季休退語僞黃門侍郎蔣諫曰若度其才即吾爲蕭姚爲曹耳識者聞之謂休不奈官職喬琳雖受僞官而性好諧戲因語舊僚曰源公眞所謂火迫鄧侯耳

代宗朝異國所獻奇禽馴獸自上即位多放弃之建中二年南方貢朱來鳥形有類於戴勝而紅觜紺尾尾長於身巧解人語善別人意其音清響聞于庭外數百步宮中多所憐愛常爲玉屑和香稻以啗之則其聲益加寥亮夜則棲於金籠晝則飛翔于庭廡而俊鷹大鶻不敢近一日爲巨鵰所搏而斃宮中無不歔欷或遇其籠自開內人有善書者於金華紙上爲朱來鳥寫多心經及朱泚犯禁闈朱來鳥之兆明矣又大曆中澤潞有僧號普滿隨意所爲不拘僧相或

歌或哭莫喻其旨以言事往往有驗故時人比爲萬
廻建中初於潞州佛舍中題詩數篇而亡去所記者
云此水連涇水雙珠血滿川青牛將赤虎還號太平
年此水者泚字涇水者自涇州兵亂雙珠者泚與弟
滔青牛者興元二年乙丑歲乙木也丑牛也是歲
改貞元元年丙火寅
虎也是歲賊平故也

上切於時政而顧倘注于台衮之臣每命相密召學
士草詔及進木上輒多改注即顧謂左右曰朕處渠
等極位復以美詞褒之所冀爲朕戮力同心以成大
化既用崔祐甫爲相悉以國務委之而祐甫事無巨
細悉皆陳諫上曰朕與卿道合天下細事卿宜隨便
剖奏無乃多疑朕也自是祐甫之道益所公當及楊
公南盧杞執政報恩復讐紊亂綱紀朝野爲之戚手
公南既殺劉晏士庶莫不寃痛之明年公南得罪賜
死崖州時人謂劉相公寃報矣建中元年七月乙丑朔楊爲崖州司戶去州百里賜死實錄云七月庚午晏已受誅使廻云至乙丑下詔殺之

上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才能學術直言極諫之
士由是提筆貢藝者滿於闕下上親自考試用絕請
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盛以雅賢

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詞理乖謬者即濃筆抹之至尾如輒稱旨者必翹足朗吟翌日則編示宰臣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是以公卿太臣已下無不服上藻鑒宏詞獨孤受所司試放馴象賦及進其本上自覽考之稱嘆者久因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獻物或違性斯用慙於至仁上以爲知去就故特書第三等先是代宗朝文單國纍進馴象三十有一上即位悉令放之於荊山之南而受不辱其受獻不傷放弃故賞其知去就焉

貞元二年中常侍自蜀使還進瑞鞭一其文節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鱗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有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旨稱歎遂置之于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上西幸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騮皆耳中有毛引之可長一尺相馬經云耳中有毛長一尺者日行千里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謂之功臣

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控馬侍者進瑞鞭上指二駿語近臣曰昔朕西

幸有二駿謂之二絕今獲此鞭可謂三絕矣遂命酒飲之左右引翼而去因吟曰鴛鴦赭白齒新齊晚日花間落碧蹄玉勒乍廻初噴沫金鞭欲下不成嘶中書舍人韓翃詩也

八年吳明國洞冥記有吳明之瓏貢常燃鼎鸞蜂蜜云其國去東海數萬里經挹婁沃沮等國挹婁沃沮皆出漢東夷傳其土宜五穀珍玉尤多禮樂仁義無剽刼人壽二百歲俗尚神仙術而一歲之內乘雲控鶴者往往有之常望有黃氣如車蓋知中國有土德王遂願入貢焉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修飲饌不熾火而俄頃自熟香潔異於常等久食之令人反老爲少百疾不生鸞蜂蜜云其蜂之聲有如鸞鳳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爲窠於深巖峻嶺間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則有風雷之異若悞螫人則生瘡以石上菖蒲根傅之即愈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玉椀表裏瑩徹如碧琉璃久食之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及沉痾眇跛諸僻惡之病無不療焉

杜陽雜編卷中

唐　蘇鶚

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邽火雀一雄一雌履水珠常堅冰變晝草其邽火雀純黑大小似鶖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精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履水珠色黑類鐵大於鷄卵其上鱗皴其中有竅云持入江海內可行于洪波之上下上始不謂之實遂命善浮者以五色絲貫之繫於左臂

毒龍畏五色絲遣入龍池其人則步驟於波上若在平地亦潛於水中良久復出而徧體略無霑濕上奇之因以御饌賜使人至長慶中嬪御試弄於海池上遂化爲黑龍入于池內俄而雲煙暴起不復追討矣常堅冰云其國有大凝山中有冰千年不釋及賫至京師潔冷如故雖盛暑赭日終不稍消嚼之即與中國者無異變晝草有類芭蕉可長三尺而一莖千葉樹之則百步內昏黑如夜始藏于百寶匣中其上緘以胡書上見而怒曰背明向暗之物是何貴也遂命并匣焚之於使前使初不爲樂及退謂鴻臚曰本國以變書爲異今皇帝以向暗爲非可謂明德也

末貞元年南海貢奇女盧眉娘年十四眉娘生而眉如綠細長也稱本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於嶺表後漢盧景祚景宣景裕景融兄弟四人皆爲帝師因號爲帝師也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絹上繡法華經七卷字之大小不逾粟粒而點畫分明細於毛髮其品題章句無有遺闕更善作飛仙蓋以絲一縷分爲三縷染成五彩於掌中結爲傘蓋五重其中有十洲三島天人玉女臺殿麟鳳之象

而外列執幢捧節之童亦不啻千數其蓋闊一丈秤之無三數兩自煎靈香膏傅之則虬硬不斷上歎其工謂之神助因令止於宮中每日但食胡麻飯二三合至元和中憲宗皇帝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以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及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塟舉棺覺輕即徹其蓋惟有藕屨而已後入海人往往見乘紫雲遊於海上是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而象先之名無聞故不爲世人傳焉

憲宗皇帝寬仁大度不妄喜怒及便殿與宰臣言政事莫不嚴肅容貌是以進善出惡俗泰刑清而天下風化矣或延英入閣未嘗不以生民哀樂爲意或四方進歌舞妓樂上皆不納則謂左右曰六宮之內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剝膚搥髓强娛耳目焉其儉德憂人皆此類也

吳元濟之亂淮西以宰臣裴度爲元帥及對於殿上曰僞蔡稱兵朕於擇帥甚難其人也且安天下用將帥如造大舟以越滄海其功則多其成則大一日萬

里無所不屆若乘一葉而蹈洪波其功也寡其覆也
速朕今託元老以摧狂寇眞謂一日萬里矣度曰微
臣無狀叨蒙大用唯慮一旦之卽不足以勝太山欵
段之馬不足以行千里但竭臣至忠以仗宗廟之靈
臣雖不才敢以死效命泣下沾濡若不勝語上亦爲
之動容

元和五年內給事張惟則自新羅使廻云於海上汨洲島間忽聞鷄犬鳴吠似有煙火遂乘月閑步約及一二里則見花木臺殿金戶銀闕其中有數公子戴章甫冠着紫霞衣吟嘯自若惟則知其異遂請謁見公子曰汝何所從來惟則具言其故公子曰唐皇帝乃吾友也汝當旋去爲吾傳語俄而命一青衣捧金龜印以授惟則乃置之於寶函復謂惟則曰致意皇帝惟則遂置之還舟中廻顧舊路悉無踪蹟金龜印長五寸上負黃金玉印面方一寸八分其篆曰鳳芝龍木受命無疆惟則達京師卽具以事進上曰朕前生豈非仙人乎及覽龜印歎異良久但不能諭其文爾因命緘以紫泥玉鑰致于帳內其上往往見五色

光可長數尺是月寢殿殿前連理樹上生靈芝二株宛
如龍鳳上因嘆曰鳳芝龍木寧非此驗乎
上好神仙不死之術而方士田佐元僧大通皆令入
宮禁以鍊石爲名時有處士伊祁玄解縝髮童顏氣
息香潔常乘一黃牝馬纔高三尺不啗芻粟但飲醇
酎不施轡勒唯以青氈藉其背常遊歷青兗間若與
人欵曲語話千百事皆如目擊上知其異人遂令
密召入宮處九華之室設紫茭之席飲龍膏之酒紫
茭席色紫而類茭葉光軟香淨冬温夏凉龍膏酒黑
如純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弋山離國所獻烏弋山離
國見班固西域傳
上每日親訪問頗加敬仰而玄解曾朴未
嘗閑人臣禮上因問曰先生春秋既高而顏色不老
何也玄解曰臣家于海上常種靈草食之故得然也
隱形如麟頭尾悉具其中有子如瑟瑟焉六合葵色
即於衣間出三等藥實爲上種於殿前一曰雙麟芝
紅而葉類於菱蔡始生六莖其上合爲一株共生十
二葉內出二十四花花如桃花而一朵千葉一葉六

影其成實如相思子萬根藤一子而生萬根枝葉皆碧鉤連盤屈可蔭一畝其花鮮潔狀類芍藥而蘂色殷紅細如絲髮可長五六寸一朵之內不啻千莖亦謂之絳心藤靈草既成人莫得見玄解請上自采餌之頗覺神驗由是益加禮重遇西域有進美玉者二

古國名　其一圓一方徑各五寸光彩凝冷可鑑毛髮時玄解方坐於上前熟視之曰此一龍玉也一虎玉也上驚而問曰何謂龍玉虎玉邪玄解曰圓者龍也生於水中爲龍所寶若投之水必虹蜺出焉方者虎也生於嵓谷爲虎所寶若以虎毛拂之即紫光迸逸而自獸懾服上異其言遂令試之各如其說詢得玉之由使人曰一自漁者得一自獵者獲上因命取龍虎二玉以錦囊盛之於內府玄解將還東海亟請於上上未之許過宮中刻木作海上三山綵繪華麗間以珠玉上因元日與玄解觀之指蓬萊曰若非上仙無由得及此境玄解笑曰三島咫尺誰曰難及臣雖無能試爲陛下一遊以探物象妍醜即踴體於空中漸覺微小俄而入於金銀闕內左右連聲呼之竟不復有

所見上追思歎恨僅成羸疹因號其山爲藏眞島每詰旦於島前焚鳳腦香以崇禮敬後旬日青州奏云玄解乘黃牝馬過海矣

八年大軫國貢重明枕神錦衾碧麥紫米云其國在海東南三萬里當軫宿之位故曰大軫國經合丘禺槀之山（合丘禺槀山見山海經）重明枕長一尺二寸高六寸潔白逾於水精中有樓臺之狀四方有十道士持香執簡循環無已謂之行道眞人其樓臺瓦木丹青眞人衣服簪帔無不悉具通瑩焉如水覩物神錦衾水蠶絲所織也方二丈厚一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其國以五色彩石甃池塘採大柸葉飼蠶於池中始生如蚊睫游泳於其間及老可五六寸池中有挺荷雖驚風疾吹不能傾動大者可闊三四尺而蠶經十五月即跳入荷中以成其璽形如斗自然五色國人繰之以織神錦亦謂之靈泉絲上始覽錦衾與嬪御大笑曰此不足以爲嬰兒綳㡌曷能爲我被邪使者曰此錦之絲水蠶也得水則舒水火相反遇火則縮遂於上前令四官張之以水一噴即方二丈五色煥

爛逾於向時上乃嘆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
下不亦然哉則郤令以火逼之須臾如故上益異之
翌日出示衛士田元佐李元戢焉碧麥大於中華之
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則可以御
風紫米有類芭蔣炊一升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
縝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不死上因中元日薦于玄
元皇帝故當時道士有得食者 得於太清宮道士朱環中
穆宗皇帝殿前種千葉牡丹花始開香氣襲人一朵
千葉大而且紅上每覩芳盛歎曰人間未有自是宮
中每夜即有黃白蛺蝶萬數飛集于花間輝光照耀
達曉方去宮人競以羅巾撲之無有獲者上令張羅
於空中遂得數百於殿內縱嬪御追捉以爲娛樂遲
明視之則皆金玉也其狀工巧無以爲比而內人爭
用絳縷絆其脚以爲首飾夜則光起粧奩中其後開
寶厨覩金錢玉屑之內有蠕蠕者有爲蝶者宮中方
覺焉
飛龍衛士韓志和本倭國人也善彫木作鸞鶴鵾鵠
之狀飲啄動靜與眞無異以關戾置於腹內發之則

凌雲奮飛可高三尺至一二百步外方始却下兼刻木爲飛雀飛龍使異其機巧遂以事奏上覩而悅之志和更彫踏床高數尺其上飾之以金銀綵繪謂之見龍床置之則不見龍形踏之則鱗鬣爪牙俱出及始進上以足履之而龍夭矯若得雲雨上怖畏遂令撤之志和伏於上前曰臣愚昧致有驚忤聖躬臣別進薄技稍娛至尊耳目以贖死罪上笑曰所解技何試爲我作之志和遂於懷中出一桐木合子方數寸中有物名蠅虎子數不啻一二百焉其形皆赤云以丹砂啗之故也乃分爲五隊令舞涼州上令召樂以舉其曲而虎子盤旋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及曲終纍纍而退若有尊卑等級志和臂虎子於上前獵蠅於數百步之內如鷂捕雀罕有不獲者上加其小有可觀即賜以雜綵銀椀志和出宮門悉轉施于他人不逾年竟不知志和所在

敬宗皇帝寶曆元年南昌國獻玳瑁盆浮光裘夜明犀其國有酒山紫海蓋山有泉其味如酒飲之甚美醉則經月不醒紫海水色如爛椹可以染衣其龍魚

龜鱉砂石草木無不紫焉玳瑁盆可容十斛外以金玉飾之及盛夏上置於殿內貯水令滿遣嬪御持金銀杓酌水相沃以爲嬉戲終不竭焉浮光裘即海水染其色也以五彩蹙成龍鳳各一千三百絡以九色眞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而光彩動搖觀者皆眩其目上亦不爲之貴一日馳馬從禽忽值暴雨而浮光裘略無沾潤上方嘆爲異物也夜明犀其狀類通天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解爲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寶曆二年[illegible]東國貢舞女二人一曰飛鸞二曰輕鳳脩眉夥首蘭氣融冶冬不纊衣夏不汗體所食多荔枝榧實金屑龍腦之類衣軿羅之衣戴輕金之冠表異國所獻也軿羅衣無縫而成其紋巧織人未之識焉輕金冠以金絲結之爲鸞鶴狀仍飾以五采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秤之無二三分上更琢玉芙蓉以爲二女歌舞臺每歌聲一發如鸞鳳之音百鳥莫不翔集其上及觀於庭際舞態艷逸更非人間所有

每歌罷上令內人藏之金屋寶帳蓋恐風日所侵故也由是宮中語曰寶帳香重重一雙紅芙蓉

上降日大張音樂集天下百戲於殿前時有妓女石火胡本幽州人也挈養女五人纔八九歲於百尺竿上張弓絃五條令五女各居一條之上衣五色衣執戟持戈舞破陣樂曲俯仰來去越節如飛是時觀者目眩心怯火胡立於十重朱畫牀子上令諸女迭踏以至半空手中皆執五綵小幟牀子大者始一尺餘俄而手足齊舉爲之踏渾脫歌呼抑揚若履平地上賜物甚厚文宗即位惡其太險傷神遂不復作

文宗皇帝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後即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扼腕歔欷讀堯舜禹湯傳則歡呼歛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邪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所試而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已下侍茶酒飲饌而李訓講周

易徵義顏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
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足以與卿爲
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
玄祖 傳於水部 賈嵩員外
大和九年誅王涯鄭注後仇士良專權恣意上頗惡
之或登臨遊幸雖百戲駢羅未嘗爲樂往往瞠目獨
語左右莫敢進問因題詩曰輦路生春草上林花滿
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上於內殿前看牡丹翹足憑欄忽吟舒元輿牡丹賦
云俯者如愁仰者如語合者如咽吟罷方省元輿詞
不覺嘆息良久泣下沾臆時有宮人沈阿翹爲上舞
河滿子調聲風態率皆宛暢曲罷上賜金臂環卽問
其從來阿翹曰妾本吳元濟之妓女濟敗因以聲得
爲宮人俄遂進白玉方響云本吳元濟所與也光明
皎潔可照十數步言其犀搥卽響犀也方物有聲乃
響應其中馬架則雲檀香也而文彩若雲霞之狀芬
馥着人則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固非中國所有上因
令阿翹奏凉州曲音韻清越聽者無不凄然上謂之

天上樂乃選內人與阿翹爲弟子焉

開成宮中有黃色蛇常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頷下有麼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麼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頗梨連環繫於玉彘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以彘能啗蛇也

上好食蛤蜊一日左右方盈盤而進中有擘之不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端秀體質悉備螺髻瓔珞足履菡萏謂之菩薩上遂置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玉屑覆之賜興善寺令致敬禮至會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傳之涇州從事陳訥

王涯初爲大官名德聞望頗爲朝廷欽仰末年恃寵固位爲士大夫譏之其所居之地妖怪屢見知氣者以不吉語告之而涯廣自引諭曾無休退之意及伏誅時人謂王公禍至不省惑矣

鄭注艱險左道煞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茵生於紫金帶上注旣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注又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賈餗布衣時謁滑臺節度使賈躭躭以餗宗黨復喜其文才宏麗由是延納之忽一日賓客大會有善相者在躭座中及餗退而相者謂曰向來賈公子神氣俊逸當位極人臣然當執政之時朝廷微變若當此際諸公宜早避焉躭頷之以至動容及大和中餗秉鈞衡有知者潛匿於山谷間十有三四耳

王沐者涯之再從弟也家於江南老而且窮以涯執相權遂蹉蹇驢至京師索米傚舍經三十餘月始得一見涯於門屏所望不過一簿尉耳涯潦倒無鴈序之情大和九年秋沐方說涯之嬖奴以導所欲涯始一召見欵曲而許徵官處焉自是旦夕造涯之門以俟其命及涯敗露伏法仇士良收王氏家族沐方在

涯私第以爲族人被執而腰斬之

舒守謙卽元輿之族也聰敏慧悟富有春秋元輿以源流非遠而禮遇頗厚經歲處元輿舍未嘗一日間怠于車服飲饌元輿謂之猶子薦取明經第官歷秘書郎及持相印許列清曹命之無何末年以非過怒守謙至于朔月伏謁頓不相見由是日加譴責亦爲童僕輩白眼守謙既不自安遂置書于門下辭往江南元輿亦不見問翌日辦裝出長安咨嗟蹇分怊悵自失卽駐馬迴望泣涕連如始達昭應忽聞元輿之禍釋然驚喜是時於宰相宅收捕家口不問親疎並從誅戮當時論者以王舒禍福之異定分焉

唐 蘇鶚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夫餘國夫餘國見漢東夷傳貢火玉三斗及松風石火玉色赤長半寸上尖下圓光照數十步積之可以燃鼎置之室內則不復挾纊才人常用煎澄明酒其酒亦異方所貢也色紫如膏飲之令人骨香松風石方一丈瑩徹如玉其中有樹形若古松偃蓋颯颯焉而涼颼生於其間至盛夏上令置于殿內稍秋風颼颼颼即令撤去上好神仙術遂起望仙臺以

崇朝禮復脩降真臺春百寶屑以塗其地瑤楹金栱銀檻玉砌晶熒炫耀看之不定內設玳瑁帳火齊牀焚龍火香薰無憂酒此皆他國所獻也（亡其國名）上每齋戒沐浴召道士趙歸眞共已下共探希夷之理由是室內生靈芝二株皆如紅玉又渤海貢馬腦橫紫瓷盆馬腦橫方三尺深色如蒲萄所製工巧無比用貯神仙之書置之帳側紫瓷盆量容斗斛內外通瑩其色純紫厚可寸餘舉之則若鴻毛上嘉其光潔遂處於仙臺秘府以和藥餌後王才人擲玉環誤缺其半蔵上猶歎息久之（傳於濮州刺史楊迪）

處士元藏幾自言是後魏清河孝王之孫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幾獨爲破木所載殆經半月忽達于洲島間洲人問其從來藏幾具以告洲人曰此方滄浪洲中去中國已數萬里乃出菖蒲酒桃花酒飲之而神氣清爽焉其洲方千里花木常如二三月地土宜五穀人多不死亦出鳳凰孔雀靈牛神馬之屬又產分蒂瓜瓜長二尺其色如椹一顆

二蔕有碧棗丹栗皆大如梨其洲人多衣縫掖衣戴遠遊冠與之語中華事則歷歷如在目前所居或金闕銀臺玉樓紫閣奏簫韶之樂飲香霧之醑洲上有久視山山下有澄綠水其泉濶一百步亦謂之流綠渠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故洲人以瓦鐵爲船舫又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中有四足魚今刑部盧潯員外云金義嶺有池如盆其中有魚皆四足又有金蓮花洲人研之如泥以間彩繪光影煥爍與眞金無異但其不能入火而已更有金莖花其花如蝶每微風至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爲首飾且有語曰不戴金莖花不得在仙家又有强木造舟楫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强木不沉木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縋之終不能沒藏幾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舸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于東萊問其國乃皇唐也詢年號則貞元也訪鄉里則榛蕪也追子孫皆踈屬也自隋大業元年至貞元末殆二百年矣有二鳥大小類黃鸝每翔翥空中藏幾呼之則至或令授人語乃謂之傳信鳥本出滄浪洲也藏幾工詩好

涸混俗無拘撿數十年間遍遊無定人莫知之惟趙歸眞常與藏幾弟子九華道士葉通徵相遇遂得其實歸眞往往以藏幾之異備奏于上上令謁者資手詔急徵及至中路忽然亡去謁者惶怖卽上疏具言其故上覽疏咨嗟曰朕不能如明皇帝以降異人後有人見藏幾泛小舟於海上者至今江表道流大傳其事焉

宣宗皇帝英明儉德器識高遠比在藩邸常爲諸王典式忽一日不豫神光滿身南面獨語如對百寮鄭太后惶恐慮左右有以此事告者遂奏文宗云上心疾文宗召見熟視上貌以玉精如意撫背曰此眞我家他日英主豈曰心疾乎卽賜上御馬金帶仍令選良家子以納上宅及卽位時人比漢文帝衣澣濯之衣饌不兼味先是宮中每欲行幸卽先以龍腦欝金藉其地自上垂拱並不許焉凡與朝士從容未嘗一日不論文學而頗注意於貢舉常於殿柱上題鄉貢進士字或大臣出鎭卽賦詩賜之凡欲對公卿百寮必先嚴整容止更衣盥手然後方出語及庶政則

終日忘倦章奏有不欲左右見者率皆焚爇倡優妓
樂或彌日嬉戲上未嘗等閑破顏縱賜與亦甚寡薄
一日後宮有疾召醫人侍湯藥洎平愈上神出金數
兩遺之醫者將謝遽止之曰勿使內官知言出於外
更使諫官上疏也其儉靜率多此類

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角悉備明
霞錦云鍊水香麻以爲之也光耀芬馥着人五色相
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
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

公子傳云女國有六

往聲其詞更有女王國貢龍油綾魚油錦紋彩尤異
皆入水不濡濕云有龍油魚油故也優者亦作女王
國曲音調宛暢傳於樂部

後漢東夷傳云海中有女王國視井即有孕又梁朝

大中中日本國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上設百戲珍
饌以禮焉王子善圖棋上勑顧師言待詔爲對手王
子出楸玉局冷暖玉棋子云本國之東三萬里有集
真島島上有凝霞臺臺上有手談池池中生玉棋子
不由製度自然黑白分焉冬温夏冷故謂之冷暖玉

又產如楸玉狀類楸木琢之爲棋局光潔可鑒及師言與之敵手至三十有三勝負未決師言懼辱君命而汗手凝思方敢落指則謂之鎮神頭乃是解兩征勢也王子瞪目縮臂已伏不勝迴語鴻臚曰待詔第幾手耶鴻臚詭對曰第三手也師言實第一國手矣王子對曰願見第一曰王子勝第三方得見第二勝第二方得見第一今欲躁見第一其可得乎王子掩局而吁曰小國之一不如大國之三信矣今好事者尚有顧師言三十三鎮神頭圖

羅浮先生軒轅集年過數百而顏色不老立於牀前則髮垂至地坐於暗室則目光可長數丈每採藥於深巖峻谷則有毒龍猛獸往來衛護或晏然居家人有具齋邀之雖一日百處無不分身而至或與人飲酒則袖出一壺纔容一二升縱客滿座而傾之彌日不竭或他人命飲即百斗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麴蘖之香輒無減耗或與獵人同羣有非朋遊者俄而見十數人儀貌無不間別或飛朱篆於空中則可屆千里有病者以布巾拭之無不應手

而愈及上召入內庭遇之甚厚每與從容論道率皆叶於上意因問曰長生之道可致乎集曰徹聲色去滋味哀樂如一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則致堯舜禹湯之道而長生久視之術何足難哉又問先生之道孰愈於張果曰臣不知其他但少於果耳及退上遣嬪御取金盆覆白鵲以試之集方休於所舍忽起謂中貴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盆乎中貴人皆不喻其言于時上召令速至而集纔及玉堦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早放之上笑曰先生早已知矣坐於御榻前上令宮人侍茶湯有笑集貌古布素者而纘髮降脣年纔二八須臾忽變成老嫗鶏皮鮐背髮鬢皤然宮人悲駭於上前流涕不已上知宮人之過促令謝告先生而容質郤復如故上因語京師無茝蕙荔枝花俄頃二花皆連枝葉各數百鮮明芳潔如纔折下又嘗賜甘子集曰臣山下有味逾於此者上曰朕無復得之遂取上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撤盤即甘子至矣芬馥滿殿其狀甚大上食之嘆其甘美無匹又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即把筆

書曰四十年但十字挑脚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集初辭上歸山自長安至江陵於一布囊中探金錢以施貧者約數十萬中使從之莫知其所出既至中路忽亡其所在使臣惶恐不自安後數日南海奏先生歸羅浮山矣

大中末舒州奏衆鳥成巢闊七尺高一丈而鸜雀鷹鸛水禽山鳥無不親狎如一又有鳥大面綠毛嘴爪悉絆其聲曰甘虫因謂之曰甘虫時人畫圖鬻於市肆焉

懿宗皇帝器度沉厚形貌瓌偉在藩邸時疾疹方甚而郭淑妃見黃龍出入臥內上疾稍間妃異之具以事聞上曰無泄是言貴不見忘又嘗大雪盈尺上寢室上輒無分寸諸王見者無不異之

大中末京城小兒疊布蘸水向日張之謂捩暈及上自鄆王即位捩暈之言應矣

宣宗製泰邊陲曲其詞曰海岳晏咸通及上垂拱而年號咸通焉上仁孝之道出於天性鄭太后猒代而蔬素悲咽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者無不動容以至

酸鼻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賜錢五百萬貫仍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至于房櫳戶牖無不以珍異飾之又以金銀爲井欄藥臼食櫝水槽釜鐺盆甕之屬仍鏤金爲笊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楮以金龜銀螯又琢五色玉器爲什合百寶爲圓案又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太宗廟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却寒之簾犀簟牙席龍罽鳳褥連珠帳續眞珠爲之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未知出自何國又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七寶合成爲鷓鴣之狀翡翠匣積毛羽飾之神絲繡被繡三千鴛鴦仍間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綴以靈粟之珠如粟粒五色輝煥又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云通明之象也又有瑟瑟幕紋布巾火蠶綿九玉釵其幕色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則踈朗之紋如碧絲之貫眞珠雖

大雨暴降不能濕溺云以鮫人瑞香膏傅也紋布巾
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特異拭水不濡用之彌年
不生垢膩二物稱得之鬼谷國火蠶綿云得之炎洲
絮衣一襲用一兩稍過度則煸蒸之氣不可近也九
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
非人工所製有金陵得者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
晝寢夢絳衣奴授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
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洎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
帚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有云玉兒即潘妃
小字也逮諸珍異不可具載自兩漢至皇唐公主出
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香
囊囊中辟寒香辟邪香瑞麟香金鳳香此香異國所
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刻鏤水精瑪瑙碎塵犀爲龍
鳳花其上仍絡以真珠琅琄又金絲爲流蘇彫輕玉
爲浮動每一出遊則芬馥滿路晶熒照灼觀者眩惑
其目是時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
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非龍腦邪曰非也余幼給
事於嬪御宮故常聞此未知今日由何而致因顧問

當壚者遂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也中貴人共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物而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靈消炙紅虬脯其酒有凝露漿桂花醑其茶則綠華紫英之號靈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見敗紅虬脯非虬也但佇於盤中則健如虬紅絲高一尺以筯抑之無數分撤則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饔飪如里中糠粃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列暑氣將盛公主命取澄水帛以水蘸之掛于南軒良久滿座皆思挾纊澄水帛長八九尺似布而細明薄可鑒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暑毒也韋氏諸家好爲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光珠令僧祁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士米寶爲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米氏之隣人覺香氣異常或詣門詰其故寶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上被五色文卷而爇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煙出其上卽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蠟中有蜃脂故也公主疾旣甚醫者欲難其藥餌奏云得紅鬃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

訪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兜離國所貢也白猿脂數甕本南海所獻也山海經曰南方有山中多白猿雖日加餌一無其驗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製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於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及埜於東郊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駞馬鳳凰麒麟各高數尺以爲威儀其衣服玩具悉與生人無異一物已上皆至一百二十舁刻木爲樓閣宮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羅多繡絡金銀瑟瑟爲帳幕者亦各千數結爲幢節傘蓋彌街翳日旌旗珂珮兵士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爲侍從引翼焚升霄降靈之香擊歸天紫金之磬繁華輝煥殆二十餘里上賜酒一百斛餅餤三十駱駞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市奔看汗流相屬惟恐居後及靈車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泣同日埜乳母上又作祭乳母文詞理悲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晨夕惴心掛想李可追及進歎百年曲聲詞怨感聽之莫不淚下又敎數千人作歎百年隊取

內庫珍寶彫成首飾盡八百疋官絁作魚龍波浪文以爲地衣每一舞而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鯁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滅族無日矣可及恃寵亦無改作可及善轉喉弄媚眼作頭腦連聲作詞唱新聲曲須臾即百數方休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去聲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卿令送酒米以助汝嘉禮可及至含見一中使監二銀檯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啟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金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更用官車他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可及坐流嶺南其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西門有先見之明

上敬天竺教十二年冬製二高座賜新安國寺一爲講座一曰唱經座各高二丈研檀沉爲骨以漆塗之鏤金銀爲龍鳳花木之形徧覆其上又置小方座前陳經案次設香盆四隅立金額伽高三丈登道欄檻無不悉具前繡錦襜褕精巧奇絶冠于一時即設萬

人齋勑大德僧撤首爲講論上剏修安國寺臺殿廊宇制度宏麗就中三間華飾祕邃天下稱之爲最工人以夜繼日而成之上親幸賞勞觀者如堵降誕日於宮中結綵爲寺賜升朝官巳下錦袍李可及嘗教數百人作四方菩薩蠻隊

十四年春詔大德僧數百人於鳳翔法門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諫有言憲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見歿而無恨也遂以金銀爲寶刹以珠玉爲寶帳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飾其寶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爲飛簾花檻瓦木階砌之類其上徧以金銀覆之舁一刹則用夫數百其寶帳香舁不可勝紀工巧輝煥與日爭麗又悉珊瑚馬腦眞珠瑟瑟綴爲幡幢計用雜珍寶不啻百斛其剪綵爲幡爲傘約以萬隊四月八日佛骨入長安自開遠門安福樓夾道佛聲振地凡瞻禮僧徒道從上御安福寺親自頂禮泣下霑臆即召兩街供奉僧賜金帛各有差仍京師耆老元和迎眞體者悉賜銀椀錦綵長安豪家競飾車服駕肩彌路四方挈老扶幼來觀者無不蔬素以待恩福時

有軍卒斷左臂於佛前以手執之一步一禮血流灑地至肘行膝步齧指截髮不可筭數又有僧以艾覆頂上謂之鍊頂火發痛作即掉其首呼叫街市少年擒之不令動搖而痛不可忍乃號哭臥於道上頭頂焦爛舉止蒼迫凡見者無不大哂焉上迎佛骨入內道場即設金花帳溫清床龍鱗之席鳳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薦瓊膏之乳皆九年訶陵國所貢獻也初迎佛骨有詔令京城及畿甸於路傍壘土爲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飾之京城之內約及萬數是妖言香刹搖動有佛光慶雲現路衢說者迭相爲異又坊市豪家相爲無遮齋大會通衢間結綵爲樓閣臺殿或水銀以爲池金玉以爲樹競聚僧徒廣設佛像吹螺擊鈸燈燭相繼又令小兒玉帶金額白脚呵唱於其間恣爲嬉戲又結錦繡爲小車輿以載歌舞如是充于輦轂之下而延壽里推爲繁華之最是歲秋七月天子晏駕（識者以爲物極爲妖）公主薨而上崩同昌之號明矣

僖宗皇帝即位詔歸佛骨于法門其道從威儀十無

其一具體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爭爲送別執手相謂曰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見復在何時即伏首於前嗚咽流涕所在香刹詔悉鏟除近甸百無二焉

唐　劉崇遠

高祖太宗之興也革隋之失乃定民之賦租務從優減稅納逾數皆係枉法兵興之後因亂政經天下騷擾盜賊荐起六合岌嶪世無完城復以失民心之致哉乾符中所在猶皆平寧故老童孺多未識兵器州郡間或忽有遺火沿燒不數舍而士庶驚撓奔迫狂駭逾時不息恍嘆之音謂極于罹毒也不數年後大浸滔天九有無復息肩遺賊反復偷安兵革則向來

之茶苦猶甘薺焉

李景讓尚書少孤貧夫人王氏性嚴重明斷近代貴族母之賢無及之者孀居東維諸子尚幼家本清素日用尤乏嘗值霖雨且久其宅院內古墻夜坍隤僮僕修築次忽見一槽船寶以散錢婢僕等當困窶之際喜其有獲相率奔告于堂前夫人聞之誡僮僕曰切不得輒取俟吾來視之而後發既到命取酒酹之曰吾聞不勤而獲祿猶身爲灾士君子所愼者非得宜之也我何堪焉若天寔以先君餘慶憫及未亡人當令此諸孤學問成立他日爲俸錢賚吾門此未敢覬乃令亟掩如故其後諸子景讓景溫莊皆進士擢第並有重名位至方岳讓最剛正奏彈無所避爲御史大夫宰相宅有看街樓子皆封泥之懼其糾劾也

杜晦辭自南曹郎爲趙公隱從事于朱方王郢之叛趙相國以撫御失宜致仕晦辭罷職時北門李相國在淮海辟爲判官晦辭以恩門休戚辭不受職退隱于陽羨別業時論多之永寧劉相國鎮淮南又辟爲

節度判官方始應召稍近于女色有父之遺風赴淮南之召路經常州李瞻給事方爲郡守瞻辭于祖席忽顧樂營妓人朱娘言別因掩袂大哭瞻曰此風聲賤人員外如要但言之何用形迹乃以步輦隨而遺之晦辭自飲筵散不及換便服步歸舟中以告其內子內子性仁和聞之無難色遂履而迎之其善于適願也如是

龜直中紋名曰千里其近首橫紋之第一級左右有斜里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紋也今取常龜驗之莫有也徐太尉彥若之赴廣南將渡小海元隨軍將忽于淺瀨中得一小琉璃瓶子大如嬰兒之掌其內有一小龜子長可一寸徃來旋轉其間晷無暫已瓶子之項極小不知所入之由也因取而藏之其夕忽覺舡一舷壓重起而視之即有衆龜層疊就舡而上其人大懼以將涉海慮致不虞因取所藏之瓶子祝而投于海中衆龜遂散既而語于海舡之胡人胡人曰此所謂龜瑤也稀世之靈物惜其遇而不能有蓋薄福之人不勝也苟或得而藏于家何慮寶藏之不豐

哉胡客惋嘆不已

楊琢嘗話在淄青日見有一百姓家燕窠累年添接
僅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旦有諸野禽飛入庭
除俄而漸聚棟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
食于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不可驅逐其家老
人罔測灾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
白鳳雛長三寸許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即掀然出戶
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予往
歲宰于晉陵琢時爲縣丞云皆目之所覩耳

琢又云一家亦是燕窠窠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
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絶夜後廂處呼喝于外責
其不戢燈燭既入其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
則有火焰亘天居旬日間人聲漸博曰或聚衆其家
老父懼偶以杜杖探燕窠中即有一小赤龍子長尺
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惶速以裀褥藉之焚香禱
謝未畢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
炬燦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稍頃龍徐徐擁其子入
自寢室越其屋騰空而去亦不損物然其家不三四

年皆壞敗焉

玉泉子眞錄

唐亡名氏

鄭公路昆仲有爲江外官者維舟江渚羣偷奄至卽以所有金幣羅列岸上而恣賊運取賊一不犯曰但得侍御小娘子足矣其女有美色賊潛知之矣骨肉相顧不知所以荅女欣然請行其賊卽具小舟載之而去謂賊曰君雖爲偷得無所居與親屬焉然吾衣冠子旣爲汝妻豈以無禮見逼若達汝所止一會親族以托好遂足矣賊曰諾又指所偕二婢曰公旣以

偷爲名此婢不當有爲君計不若歸吾家既以貌美其言且順顧已無不可者既自鼓其棹載二婢而去

女于是赴江而死

沈洵之節使山北爲奴歸秦所害是日家宴既歡且歌其詞卽莫打南來雁從他南北飛行時雙打取莫遣兩分離其夕妻亦遇害詞方驗云

崔公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集其家僮教以諸戲一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請試焉鉉命閱于堂下與妾李氏坐觀之僮以李氏妒忌卽以數僮衣婦人衣曰妻曰妾列于旁側一僮則執簡束帶旋辟唯諾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嘗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而然且觀之僮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僮指之且廣明之年號識者以爲黃巢日月明年兩京沒焉議者尤之初製中尉首輒折木爲摸所謂其楦者先是出曰咄咄赤眼而作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數年內官競新其樣命工人斫爲之中尉者輒呼曰

斫雨中尉頭樞密使亦呼曰斫雨長官頭它皆類此
又京城小兒十數爲羣折蒿剪楮率成槍旆各各相
向如臨陣肩敵至是悉驗云
令狐綯父楚鎮東平綯侍以赴任嘗送親友郊外逆
旅中有父老焉似不知其令狐公也時方久旱綯因
問民間疾苦父老卽陳以旱歉盜賊且起復曰而今
却是風不鳴條雨不破塊時也綯以其言前後相反
詰之父老答曰自某月不雨至于是月得非不破塊
乎賦稅征迫販妻鬻子不給繼以桑柘得非不鳴條
乎綯卽命駕掩耳而去
劉瞻相國楊公嗣復之門生也對策以直言忤時中
官尤所嫉怒中尉仇士良謂楊公曰奈何以國家科
第放此風漢及第耶楊公旣懼卽答曰嗣復昔與瞻
及第時猶未風耳

松窻雜記

唐　杜荀鶴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軟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眞眞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必

與君爲患余有神劒可斬之其夕遺顏劒劒纔及顏室眞眞乃曰妾南岳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即上軟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仍是舊畫焉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劒滅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劒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媼注烏老反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溫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持酒喧於殿庭宜付所司劾

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
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
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據厲聲
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
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冊
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
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即位會群臣置酒於前殿獻太
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
無賴不事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
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
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
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遭杯羹之讓也漢主默然良久
云斬此物汚我三尺刃令搦髮者摑之一摑霎然而
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玄帝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
久之上遐顧悽然長嘆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
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
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

使崔員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因進嘆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玄宗好走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堪適會黃幡綽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幡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承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承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能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堤上見承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必知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玄宗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歸京師以覲覲暇迹尤自卑損會春暮豪家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晏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困疾駈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陳備之酒及於上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不敢復視上因連飲三銀船盡一卣徐乘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玄宗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有不恩幸免讒謗共危之

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裁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出焉后無罪被黜六宮共憐之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者也

開元中有程修己者善畫得進謁玄宗修己始以孝廉召入上不甚禮以畫者流擬之會暮春內殿牡丹開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己對曰吾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聞之嗟賞移時時楊貴妃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汝粧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橋南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域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爾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南楚新聞

唐 尉遲樞

薛昭緯經巢賊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粮遇一舊識銀工邀昭緯飲食甚豐作詩謝之曰一楪氊羹羊也數十根破盤中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荆南孫儒之亂斗米四十千持金寶換易纔得一合一撮謂之道塲米言饑人不可食他物唯煎米飲之亦可稍充腸胃

孫暉日走報馬入孔子廟觸倒衙官兩箇

李蠙司空初名虬將赴舉夢名上添一畫成虱字及寤曰虱者蠙也及改名果登科

百粵人以蝦蟇爲上味先於釜中置小竿俟湯沸殺蝦蟇乃抱竿而熟謂之抱竿羹又云疥皮者最佳切不可脫去錦襖子

李泌賦詩譏楊國忠云青青東門柳歲晏心憔悴國忠訴之明皇曰賦柳者譏卿賦李者爲朕可乎

明皇幸蜀德宗時年十五從行有父老言於衆曰大孫乃儜耳龍何懼賊乎

肅宗在靈武時鑄印徵兵文曰六合大同印

李泌爲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茅土皆非所欲收復京師但枕天子膝一覺使司天奏有客星犯帝座足矣

李泌辟穀身輕能行屏風上每導引骨節珊然有聲

謂之銷子骨

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釀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醉人聚觀亦爲祥瑞

德宗以播選爲天命李泌曰天子造命不可言命
李泌謂盧杞小心乃姦臣之態
李泌謂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人家以青裳盛百穀
果實更相饋遺務極新巧宮中亦然謂之獻生子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阿師旦起竊泌鞋送帝泌曰鞋
者諧也當爲弼諧事宜諧之
李泌少爲詩曰天覆吾地載吾天地吾有意無不然
絕粒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安得不富復不貴空
作昂藏一丈夫

李泌兒時身輕能于屏風上立薰籠上行有異人見
泌云此兒十五歲又升天父母惡之聞空中異香作
蒜韲發之恐其飛升上天也

唐 尉遲偓

華清宮湯泉内天寶中刻石爲坐及作芙蓉僕聞說到今猶在屋木亦有全者驪山多飛禽名阿濫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聲翻爲曲子名當時左右皆傳唱之

代說鄭畋是鬼胎其母卒後與其父亞再合而生畋初亞未達遨遊諸處留其妻并一婢在山觀中女冠院側及歸妻已卒詢其婢婢曰娘子將欲產卧之時

聞空中有語曰汝須出觀外無觸吾清境不然吾當
殺汝妻祝曰其婦人也出無歸望聖者閔念分娠後
乃絶殯觀內道衆爲殯於塊外野田中矣亞以盞酒
酹之是夜夢妻曰其命未盡合與君生貴子因爲汚
觸道觀爲神靈所殺從此北向十里有一僧院其間
只有一僧年可五十許此奇士也可往求之僧必拒
諱但再三哀鳴祈之當得再奉箕箒也及寤不以爲
信次夕又再夢之語如初亞於是趨其院果見一桑
門初謁之亦喜亞遂告之殊不顧曰我卽凡人也偶
出家耳豈能主幽冥之事乎亞復懇求之僧怒以杖
敺擊亞幷其辱連日不去且亦不寢僧乃許之曰
汝旣心堅若此俟吾尋訪之乃坐入定半夜後起謂
亞曰事諧矣天曙先歸吾當送來亞其夕歸觀三更
中聞戶外人語卽引妻來言本身以敗壞此卽魂耳
善相保嘱之而去其妻宛如平生但惡明處二三年
間乃生畋又數歲妻乃辭去自言年數已盡合當決
去涕泗而別俄不知所之

唐　韋絢

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話古今異事當鎮蜀時資佐宣吐蕃不知倦焉乃語絢曰能隨而紀之亦足以資於聞見絢遂操觚錄之號爲戎幕閒談太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巡官韋絢引

贊皇公曰余昔爲太原從事覩公牘中文水縣解武士護墓前有碑元和中忽失龜頭所在碑上有武士凡十處皆鍇去之其碑高大於華岳碑且非人力拔

削所及經年武相遇害

公又曰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于楊子江中見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中薨人莫知其故

公又曰昨循州杜相談異頗多書示寮佐其所言初到蜀年資州有方丈石走行盤礴數畝新都縣大道觀老君旁泥人鬚生數寸見者拔之俄頃又出都下諸處有栗樹樹葉結實食之味如李鹿頭寺前水溢出及猫鼠相乳之妖果有蠻寇憑陵絢尋魏書述李勢在蜀欲滅穎有恠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入草徃觀之見物如人有頭目而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語又廣漢馬生角長寸半又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驢無毛飲食數日死而又江源地生草七八尺莖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昨又見約令副使司馬君將何令宣說蠻欲圍城城門外有人見一龍與水牛鬬俄頃又說皆滅李樹上皆生木瓜而空中不實

公又曰揚雄蜀王本紀言秦相張公子築成都城屢

有頹壞時有龜周旋行走巫言依龜行迹築之既而城果就

公又曰貞元中司勳郎中名廸卽李景侍御之先人也德宗朝以美才頗有恩澤一日朝下歸第馬上昏昏如醉過其門不入馭者曰欲往何處既而若寐覺馬入宅謂其妻曰適者歸路恍惚如在夢中有二黃衫人引至一戶外且欲入中有人曰未來須待玉魚符下也既而始醒馬首已過于門矣此非人間也吾其能久乎後入朝堂之地無纖芥之物上龍尾道地上見一玉魚子光瑩奪目彫刻奇麗恐他人先得遽以袍袖裹之及歸馬上把玩至家與稚兒弄之殊忘須待玉魚符之事其妻在傍見之頗省其語潛不樂果數日而逝

唐　揆人闕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耿若松喬之在霄漢

李元禮謖謖如勁松下風膺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

厨中食元方喜以爲合意當復得見焉

膺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膺杜周甫知季寶不能定名以語膺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卒如其言

膺爲侍御史青州凡六郡唯陳仲舉爲樂安視事其餘皆病七十縣舩棄官而去其威風如此

陳仲舉雅重徐孺子爲豫章太守至便欲先詣之主簿白主情欲令府君先入拜陳曰武王軾商容之閭席不暇暖吾之禮賢有何不可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爲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何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垣林木必繕治墻宇以俟還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也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一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及去紹餞之城東必欲玄醉會者三百人皆使離席行觴自旦及暮計玄可飲三百餘杯而温克之容終日無怠

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
云邕是衡之後身初司徒王允數與邕會議允詞常
屈由是銜邕及允誅董卓并收邕衆人爭之不能得
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忠直素有孝行且曠世逸
才多識漢事當定十志今子殺之海内失望矣允曰
無蔡邕獨當無十志何損遂殺之

傳巽有知人之鑑在房州目龐統爲半英雄後統附
劉備見待次諸葛亮如其言

中朝時有人畜銅澡盤晨夕恒鳴如人扣以白張華
華曰此盤與洛鍾宮商相諧宮中朝暮撞故聲相應
可鑪令輕則韻垂鳴自止也依言即不復鳴

有客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
欲兼三者
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

唐　封演

自古帝王五運之次凡二說鄒衍則以五行相勝爲義劉向則以五行相生爲義漢魏共尊劉說國家承隋氏火運故爲土德衣服尚黃旗幟尚赤裳服赭色赭黃黃色之名赤者或謂之柘木雞因名樹爲金雞

秦漢以來天子但稱皇帝別無徽號則天垂拱四年得瑞石於洛水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號其石爲寶

圖於是群臣上尊號請稱聖母神皇后稍加越古天冊金輪聖神等號至中宗踐祚號應天神龍玄宗即位號開元神武後稍加爲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肅宗號光天文武代宗號寶應元聖文武今上號聖神文武則天以女主臨朝苟順臣子一時之請受尊崇之號自後目爲故事允文允武乃聖乃神皇玉盛稱莫或過此既以爲祖父之稱又以爲子孫之號雖顯之倒之互有變易曾離此數代之後將無所廻避眞元初主上昭然覺悟乃下詔去其徽號眞稱皇帝合於古矣近歲百僚復請加尊號上守謙冲意不許之昔光武皇帝詔群臣上書不得言聖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謙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露布捷書之別名也諸軍破賊則以帛書建諸竿上兵部謂之露布蓋自漢已來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謂不封檢露而宣布欲四方遠知亦謂之露版者魏武奏事云有警急輒露版插羽是也宋時沈瑛爲盱眙太守與臧質共拒魏軍軍退質與瑛全城使自上露版後魏韓顯宗大破齊軍不作露布臣每哂而問

之答曰頃聞諸將獲二三驢馬皆爲露布臣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斯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然則露版古今通名也隋文帝詔太常卿牛弘撰宣露布儀開皇九年平陳元師晉王以馹上露布兵部請依新禮集百官及四方客使於朝堂內史令凡有詔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訖蹈舞者三又拜郡縣皆同因循至今不改近代諸露布大抵皆張皇國威廣談帝德動逾數千字其能體要不煩者鮮矣

近代通謂府廷爲公衙公衙卽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詩曰祈父子王之爪牙祈父司馬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爲衛故軍前大旗謂之牙旗出師則有建牙稱牙之事軍中聽號令必至牙旗之下稱與府朝無異近俗尚武是以通呼公府爲公衙府門爲牙門或云公門外刻木爲牙立於門側以象獸牙軍將之幕置牙竿首懸旗於上其義一也

官衙之名蓋與近代同當是選曹補授須存資歷聞奏之時先具舊官名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

相銜不斷故曰官銜亦曰頭銜所以名爲銜以言如
人口銜物取其連屬之意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
前馬已進後馬續來相次不絕者古謂之銜尾相屬
即其義也

朝廷百司諸廳皆有壁記叙官秩創制及迁授始末
原其作意蓋欲著前政履歷而發將來健羨焉故爲
廳記之體貴其說事詳雅不爲苟飾而近時作記多
措浮詞褒美人才柳楊門閥疎失記事之本意韋氏
兩京記云郎官盛寫壁記以紀當廳前後遷除出入
浸以成俗然則壁之有記豈當是國朝以來始自臺
省遂流郡邑耶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
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有虎變爲人唯尾不變須
爲燒除乃得成人故以初蒙拜授如虎得爲人本尾
猶在脫體既合方爲焚之故云虎尾一云新羊所觸
不相親附火燒其尾則定貞觀中太宗嘗問朱子奢
以羊事對

扳河古謂之牽鉤襄漢風俗常以正月望日爲之相

傳楚將伐吳以爲教戰梁簡文臨雍部禁之而不能
絶古用篾纜今民則以大麻絚長四五十丈兩頭分
繫小索數百條挂於前分二朋兩勾齊挽當大絚之
中立大旗爲界震鼓叫噪使相牽引以邽者爲輸名
曰拔河

秦漢以來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馬之
屬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屬皆所以表
飾墳壟如生前之儀衛耳國朝因山爲陵
玄宗朝海内殷贍送葬者或當衢設祭張施帷幔有
假花假果粉人麵糗之屬然大不過方丈高不踰數
尺議者猶或非之喪亂以來此風大扇祭盤帳幔高
至八九十尺用床三四百張雕鐫飾畫窮極伎巧饌
具牲牢寢居其外

武平一

中宗景龍三年正月七日上御清暉閣登高遇雪因賜金綵人勝令學士賦詩是日甚歡宗楚客詩云窈窕神仙閣參差雲漢間九重中禁啓七夕早春還太液天爲水蓬萊雪作山今朝上林樹無處不堪攀正謂此也

正月八日立春内出綵花賜近臣武平一應制云鑾輅青旂下帝臺東郊上苑望春來黃鶯未解林間囀

紅蘂先從殿裡開畫閣條風初變柳銀塘曲水半含
苔欣逢霽藻先韶律更促霞觴畏景催是日中宗手
勑批云平一年雖最少文甚警新悅紅蘂之先開訝
黃鶯之未囀循還吟咀賞嘆兼懷今更賜花一枝以
彰其美所賜學士花並令插在頭上後所賜者平一
左右交插因舞蹈拜謝時崔日用乘酣飲欲奪平一
所賜花上於簾下見之謂平一曰日用何爲奪卿花
平一跪奏曰讀書萬卷從日用滿口虛張賜花一枝
學平一終身不獲上及侍臣大笑因更賜酒一杯當

時嘆美
四年清明中宗幸梨園命侍臣爲拔河之戲以大麻
絚兩頭繫十餘小索每索數人執之以挽六弱爲輸
時七宰相二駙馬爲東朋三相五將爲西朋僕射韋
巨源少師唐休璟以年老隨絚而踣久不能起帝以
爲笑樂韋承慶應制詩舊火收槐燧餘寒入桂宮鶯
啼正隱葉鷄鬬始開籠
唐制上巳祓禊賜侍臣細柳圈云帶之免蠆毒瘟疫
中宗四年上巳祓禊于渭濱賦七言詩賜細柳圈李

乂應制詩此日欣逢臨渭賞昔年空道濟汾詞沈佺期詩寶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碧栁禊堂春皇情尚憶垂竿佐天瑞先呈捧劍人

神龍中安樂公主西莊在延平門外二十里司農卿趙履溫種殖將作大匠楊務廉引流鑿沼延袤十數里時號定昆池

高宗誕辰與侍臣賦詩宴樂上曰可識朕意不須惜醉李嶠等奏曰既陪天歡不敢不醉

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者舞蹈稱萬歲上勑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行

四年夏四月上與侍臣於樹中摘櫻桃恣其食未後於蒲萄園大陳宴席奏宮樂至冥每人賜朱櫻兩籠也

四月上巳日上幸司農少卿王光輔庄駕還朝後中書侍郎南陽岑義設茗飲葡萄漿與學士等討論經史

中宗時殿中奏蹀馬之戲宛轉中律遇作飲酒樂者以口啣盃卧而復起吐蕃大驚